

《伤寒论坛》丛书



伤寒质难

火神师门问答录

祝味菊之讲述
陈苏生之整理

独家附录：祝火神《诊断提纲》、《病理发挥》

中医火神派

临床大家祝味菊的师承传道录

火神派当代经典《扶阳讲记》参看的最佳版本

手把手帮你走进中医火神之门



人民军医出版社



伤寒质难——火神师门问答录

SHANGHAN ZHINAN—HUOSHEN SHIMEN WENDALU


原 著 祝味菊(讲述) 陈苏生(整理)

主 编 陈嘉彬 刘 超

副主编 刘春龙 孙喜冬

编 者 陈嘉彬 刘 超 陈君富 胡天静

李瑞宁 刘春龙 孙喜冬

 人民军医出版社

PEOPLE'S MILITARY MEDICAL PRESS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伤寒质难:火神师门问答录 / 祝味菊口述;陈苏生整理.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7.12

(伤寒论坛丛书 / 陈嘉彬,刘超主编)

ISBN 978-7-5091-1372-1

I. 伤… II. ①祝… ②陈… III. 伤寒论-问答 IV. R222.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73956号

策划编辑:金光印 吴 珣 文字编辑:贾春伶 责任审读:余满松

出 版 人:齐学进

出版发行: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通信地址:北京市100036信箱188分箱

邮编:100036

质量反馈电话:(010)51927270;(010)51927283

邮购电话:(010)51927252

策划编辑电话:(010)83414788

网址:www.pmp.com.cn

印刷:北京天宇星印刷厂

装订:京兰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710mm × 960mm 1/16

印张:15.75 字数:196千字

版、印次:200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定价: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购买本社图书,凡有缺、倒、脱页者,本社负责调换



前言

“中医火神派”因善用附子等火热性质药物而闻名中医界，刘力红、卢崇汉、李可等中医名家都选择了中医火神派。而“中医火神派”最为经典的著作主要有两部：侧重于理论体系的郑钦安《中医火神派三书（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学苑出版社）和侧重于临床应用的《伤寒质难——火神师门问答录》。

《伤寒质难》一书，以“师生问答”形式，由祝味菊先生口述，其弟子、上海名医陈苏生执笔合作完成，付梓前曾经陆渊雷先生做文字修润，是反映祝味菊先生学术思想之代表作，也成为“火神派”的代表性医学专著。

祝味菊先生在深入研究《伤寒论》的基础上，用结合临床实践所得著成《伤寒质难》一书。提出了诸如邪分有机无机、强调温热扶阳，主张自然本体疗法和五段辨病法等观点。尤其是“五段辨病”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仲景学说。他把六经证候概括为疾病的五个阶段，祝先生说：“吾之所谓六经者，乃代表五种抵抗程序耳。太阳为开始抵抗，少阳为抵抗不济，阳明为抵抗太过，太阴、少阴同为抵抗不足，厥阴为最后之抵抗。一切外感，足以激起正气之抵抗者，皆不出此五种阶段。此吾研究之创获，敢谓前所未有也。”

本书作为中医“火神派”临床大家祝味菊的“师承传道录”，也可作为火神派当代经典《扶阳讲记》参看的最佳版本。

《伤寒质难——火神师门问答录》整理编委会

二〇〇七年五月

内容提要

本书以“师生问答”形式，由祝味菊先生口述，其弟子、上海名医陈苏生执笔合作完成，最初付梓前曾经陆渊雷先生做文字修润。本书是反映祝味菊先生学术思想之代表作，也成为“火神派”的代表性医学专著。本书独家附录了祝火神的《诊断提纲》、《病理发挥》。

祝味菊先生在深入研究《伤寒论》的基础上，结合临床实践体会著成《伤寒质难》一书。他把六经证候概括为疾病的五个阶段，提出了诸如邪分有机无机、强调温热扶阳，主张自然本体疗法和五段辨病法等观点，尤其是“五段辨病”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仲景学说。

本书作为中医“火神派”临床大家祝味菊的“师承传道录”，也可作为火神派当代经典《扶阳讲记》参看的最佳版本。

火神派下也，“袁彭卦示脉”陆渊雷医家大系副“陈粹火”国中医粹译本

。本派卦最阳景卷《五经明卦》典强升台和师

会委解照望《景著阿口调卦火——余道家附》

日正辛子〇〇二



周序



这一部大作——《伤寒质难》，我拜读过了。自惭对于我国旧医科是十足的门外汉，不敢妄加按语。然而本书作者祝先生是学贯中西的通人，立论也有涉及科学的地方，而且同我谈过好几次，这使我这一知半解的人也感到绝大的兴趣。本来整个科学的发展是一部工具论与方法论的发展史，每种工具与每种方法都曾完成过它的使命，可是每种工具与每种方法都有它技穷的时候，所以有不断的新工具与新方法产生。如果竟有历万世而不变的工具与方法，这不是工具与方法的绝后空前，而是研究技能的自封故步。

我很佩服发明“百搭”的人，这种工具与方法使麻将局面顿改旧观。祝先生在治疗方面的独得之秘，也似乎有了“百搭”一样的得心应手——医疗中有了“百搭”，这合乎理想的要求，实现到何种程度了呢？

作者说：（一）“病”是病体与病原的合成品。

对的。

作者说:(二)治病方针,把主力对准病体为一法,把主力对准病原为一法,把主力分对两者亦为一法。

对的。

作者说:(三)病体在功用上之表现,不外“过”与“不及”,不问病原是什么,这种异常的功用总得矫正。

对的。

作者说:(四)矫正了异常的功用,有些病就可以好了,或有些药始能见效。

对的。

作者说:(五)矫正了异常的功用而病竟还不好转,那就得对付依然存在的病原。

对的。

当然,作者也知道:(六)对付了病原,有些病就可以好了,或有些药始能见效。

当然,作者也知道:(七)对付了病原而病竟还不好转,那就得对付病体。

然而,这种医疗中的“百搭”是适应于矫正异常功用的。作者对于功用异常的诊断,或“过”或“不及”,颇能自信,对于矫正异常功用的药物及用法亦颇能自信,故在照例地强调病原之外,对于病原的对手方格外地加以强调。我很希望有一种不问病原的“百搭”在医疗上崛起。

麻将中的“百搭”给竹林之贤以头头是道的无上便利——虽然有时拿到三张“百搭”也可以不和。医疗中的“百搭”是否也如此呢?我们退一步讲,“百搭”并非万能,更退一步讲,“百搭”只适应于某种病例,即矫正了异常功用而病就会好的。这样,“百搭”之为工具与方法已经是一件至宝了。由于“百搭”的发现,作者自信于紊乱的旧说之中建设了一个系统,自信于广漠的沙砾之中寻着了一座金矿。

然而,陈嘉彬作者仍是非常的谦虚。他说:这不过发现了一点矿苗,指示了一点苗头,要知是否为金矿,矿藏究竟有多少,还须继续发掘,而且还希望科学家来一同发掘。

我,这对于科学一知半解的人,现在只能举出下列几个希望:

(一)希望道地药材的道地程度有一个划一的标准,否则国手在那里高下随心而国药却在那里上下其手,这是不免要授人以口实的。

(二)希望有合理的对照,一组病人用“百搭”,另一组病人不用“百搭”,由统计数字以表示治疗效率。(所谓合理的对照,即两组病人的年龄、性别、体格、环境、病情、病历、临床诊断、实验诊断,都在适宜于比较的条件下之谓。)

(三)希望以伤寒(狭义的伤寒,肠室扶斯)及失眠为初步的对象。理由:第一是病例多,适宜于分组对照。第二是,即使不用“百搭”,现在还不能算是延误病机的业务过失。第三是,一般经过都须有相当时日,这正是观察比较的有利条件。

(四)希望在伤寒,除了自觉症状、体温记录之外,“百搭”对于血象左移及凝集价有显明的影响。

(五)希望在失眠,“百搭”对于血钙移动另有其作用。

如果——天从人愿,那么这种“百搭”就成了“科学百搭”。根据推崇最先发现者的惯例,合该称之为“祝氏百搭”。于是医疗中的“百搭”,由作者的自信进而为全体医疗人员的共信。

医疗方面的简化与方便,是所有医疗人员的一致要求。当“百搭”正式公认之日,医疗人员有小儿得果之乐,而研究人员却是埋头苦干之初。干什么?开矿呀!上面的工作,不过证明了矿苗,踏看过矿地而已。我们如何能够就此而止呢?我们当然要开矿,要看里边有没有金?有多少?有没有铀?有多少?当然,我们追求的对象不是原子炸弹,而是“原子百搭”。

如果工具与方法历万世而不变,这不是科学已到了绝顶的表示,而是科学的停顿,科学的夭折。

祝先生很明白“医”与“学”的联系与分工,所以他说,他不过指示矿地与矿苗,至于开矿炼金是另一部分人的事,我很感谢他的诚意。

三十六年丁亥之夏桥下客序



徐序



盈天地之间，阴阳而已矣。阴有形为质，阳主动为力，力必附质而后存，质必赖力而能运。大地山河，质也。无日之热力，则万物莫能生长矣；脏腑四肢，质也，无内蕴之阳气，则生理毫无作用矣。故阴为体为质，阳为用为力。人无论修短腴瘠，有力便是强者，无力便是弱者。病无论表里标本，阳气能抵抗，便能却病；不能抵抗，病必告危。推之而呼吸也、消化也、循环也、升降也、开阖也、工作也、生殖也、排泄也，皆吾身阳气之热力作用也。作用强者人必强，作用弱者人必弱。人一刻一分一时，无阳气则全身之生理绝矣。病理者，生理之反常状态也。医有治病而为病所窘，竭尽心力，不得一当者。忽过有特识之良医，能知其生理上为病，即从生理上设法，往往有意外之收获、惊人之成绩，起死人而肉白骨。此无他，病重体力不及（即生理不支），当此之时，惟有补充其生理功能，发挥体力作用，则正胜而邪自却矣。拘拘于治病，不知顾生理，未有不终于僨事者也。今人治外感受邪，初治既不敢重用开达，延至三候四候以上，日久正伤，又

不知扶正，以为外邪始终无补法（根本误在以身热为邪热，而不知乃人身阳气之反抗作用）。庸诨知日久正气衰，生理已告不支，不补其正，邪何由退？故有身热不已，延至一二月乃至百日者，皆病能待人，医反不知扶正补正耳。大凡人有外感，阳气乃反抗之先锋，先动者必先伤；阴血乃反抗之后盾，后起者必后及。仲圣之理中、四逆、吴萸、真武，何莫非扶阳之方？小建中、炙甘草、阿胶、鸡子黄，何莫非救阴之剂？《伤寒》一百一十三方，用人参、附子者五十有奇，用桂枝者四十。即以应用最广之桂枝汤论，辛甘酸同用可以解肌表，可以调荣卫，为驱病逐邪乎？为扶正却邪乎？即其开手第一方用法，即深刻研究之，治外感之大要亦可以思过半矣（今人以为外感始终不能扶正，则此等方此等治将作何解释）！吾故曰：人不能无病，病之生死，恒不在受邪之轻重，而特在体力之盛衰，盖扼要之谈也。本书最有力之主张，举其荦荦之大者言之：第一为体力重于病邪，第二为阳气重于阴血，第三为以五段代六经（即公式人体之五大防线），此作者之创获，亦即苦心孤诣之独到处也。夫由博返约，古人所尚；执简御繁，用功之要。病证方药虽繁，而病因、体气、治法则屈指可数；变化虽无穷无尽，而原理、原则则无往而不可。烛照数计，所谓公式定例是也。古昔先哲，如越人、仲景、河间、东垣、丹溪、又可、立斋、景岳、天士，各有独到处，无不各有其创获。所以能自成一家者，盖非欲矜奇立异以求胜于古人也。一人之耳目心思有限，其发明即不能漫无限制。孔子，儒中之圣；仲景，医中之圣。谓其学说臻于绝诣也，非谓其学术已完备无所缺，而后起者不能再添蛇足也。孔子、仲圣如此，而凡不逮孔子、仲圣者，更可知矣。学术之所以需要后起者，为其能有所创造、有所发明耳。若惟是绍述阐发，则世界凡百学术，又安有进步之望，亦焉用是后起者为？中国学者不知从创造发明上努力，所以事事落人之后而无法以自强，今后之世界岂再有若辈立足地乎？



也。是书于作工方面则兼采新理，于治法方面则独运匠心，开中西沟通之先声，成古今未有之巨著。有此勇气，有此毅力，非铁中铮铮、庸中佼佼、吾道中豪杰之士乎哉？抑味菊之为此书，其意并不在推翻一千余年前仲景之《伤寒论》取而代之，而意在利用西来之名词，发挥固有之真理，使彼欧美学者借此认识吾国之医学。故谓其有所阐发、有所补充则可；谓其有所不满、有所轻视则误矣。盖其所作乃借宾以定主，非反主而为客，纯粹不失中医学术之立场。凡我读者，所当谅其苦心者也。余故乐观厥成而为之序。

武进陈子苏生，英年好学，初从其同乡名幼科沈仲芳学小儿医，中间又得钟符卿（符老海宁人，宦于川二十年，至西川道尹，有神明之颂，工诗古文词，尤精于医，生平服膺孟河费氏之学，晚年作海上寓公，见陈子而爱其诚，尽以所学授之）虚劳调理之传，而学益进。悬壶海上，道况颇不恶，复不自满足，年三十五复执贖而师事祝君。夫善学者必善问，善教者必善答。是书之成，陈子与祝君实有起予之功。至其用笔犀利恣肆，无意不搜，又恰如祝君之所欲言者。有是师，有是弟，遂有此伟大之成就。两贤相遇，亦一时之佳话也。陈子例得附书，因并及之。

丁亥五月五日徐相任序



兰纳序



I feel highly honoured to be requested and it is also a great pleasure for me to write an introduction to Dr. Veitch Chu's book on Typhoid Fever. First of all I want to congratulate my old friend Dr. Chu on the occasion of publishing his book, on which as I know he worked for many many years.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 him in prewar days together in our joined clinic and during this time, I had the possibility to learn and to appreciate deeply his profound knowledge and valuable assistance at our mutual work, his charming and excellent personality and his great experience in the medical practice.

Dr. Chu is not only a famous Chinese Physician who works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medical study using Chinese medicines but he has also a great knowledge of the Western medicine.



well that the Chinese native physicians have the tradition of keeping secretly everything in their practice and especially about their medicines. If they during their many years' work discover some new treatment of a disease, they are selfish enough to keep that for themselves and they never publish anything for the medical profession and keep it in their family, father is giving over to son and nobody else can use their invention for general benefit.

Therefore, I must point it out that Dr. Chu is an exception in publishing his book in which he writes down all his life studies, and clinical experiences.

I hope that his very valuable work will be a great help and advancement both to the Chinese and to the Western Medicine, and I wish him at this occasion the best of luck, good health, a happy and successful long life.

Shanghai October' 1947 Dr. Med A. Rennner

译 文

祝医师味菊，将以累年所著《伤寒质难》付梓行世，属为之序。斯诚盛举，足为先生贺者，予且引以为荣焉。战前与先生合组会诊所于沪上，益信其学识高深、经验宏富、性情真挚，与之合作，获益良多。盖先生海内名医，学贯中西，不仅熟谙中国医药，而于西方医学亦莫不精通。予莅是邦二十七年，深知所谓中医素重门户之见，不论在医在药，偶有发明，例必自秘，仅以传之子孙，不容宣泄于人。独先生卓见超出流辈，将一生学识与经验、所得之创获荟为琳琅，公之于世，共策进化中西医学，实利赖之。敬祝先生康疆永寿！

一九四七年十月兰纳识于上海



陆序



佛家以生住异灭四相，观世间有为诸法。生谓本无今有，住谓相似联接，异谓运转变易，灭谓终究消亡。近世所谓进化，所谓发展者，皆四相中之异相也。既终不免于消亡，则苦思焦虑，纷争斗杀，以求获得异相者，宁非庸人自扰。虽然，业既为世间之人矣，苟不学佛，又谁能知有为诸法之幻妄。故一切进化发展，苟非空言欺世；利少害多，世人犹共相赞叹，称其贤智焉。医学亦有为法也。以其出于作为而非法尔（佛家言法尔，犹道家言自然），故中西不同术。从四相言之，中医住相多，异相少。西医反之，住相少，异相多。欧西自古研究形而下之学，文艺复兴以后，物质科学进步尤速，西医术亦随以俱进，短短百十年中，医术之进步不可以道里计也。中土自昔趣重形而上之学，述古不作。自东汉迄今二千年，医术仅得小变异二：宋元之际，熏染理学，翻腾空论；明清以降，务取轻淡，逃避责任，此外无他变异。医学者，所以疗病者也。病于何在？在于血肉皮骨之身体，乃物质也。何以疗之？疗以草根树皮之药物，亦物质也。用物质之药



疗物质之病，乃中土之言医者！不求诸物质科学而求诸形而上之空谈，此真所谓无有是处，岂止少变异相而已哉！予尝主张，道德宗教，欧西宜学我中土；物质科学，中土宜从彼欧西。故予治中医，虽犹用草根树皮疗病，而说理多从物质科学，提倡中医科学化，将以救中医之危亡。而国民党所设之中央国医馆，授意全国医界邮电反对，予遂成众矢之的。后二十年，共产党主张中医科学化，全国医界始翕然景从，谓中医诚宜科学化。尔时予已不敢复谈医，惟专心学佛，将以救斯世人类之毁灭矣。当予从事中医科学化之时，请益谘諏，得力于师友者良多，祝君味菊其一也。君心思敏锐，又自幼专力治医，其造诣非予所及，年龄亦长十年以上。予每有所问，君必详为解释不稍隐。君善疗伤寒，尝起危证为群医束手者数人，至今谈者虎虎有生气。君虽精于医，故不喜弄文翰，未暇著述以广其传。陈君苏生向守其师承轻淡之术，业务颇不恶，犹以为但能养身肥家而不能救横夭、已疾苦，将何以医为！于是旁求师资，闻祝君之名，亟往谒见；纵谈辩论，既经悦服，始折节称弟子。祝君亦喜得传人，悉以所学授之。陈君遂录平日常问答之词，成《伤寒质难》六卷。于是祝君之医，陈君之笔，相得而益彰。陈君之友读之而称善，祝君之友读之亦称善。称善赞叹之不足，或为之出资印行，于是祝氏之医学始得广其传，而与当世学者共相商讨焉。予交祝君久，知其虽工医，颇不汲汲于著书。既得陈君而著书矣，复不汲汲于印行。今竟印行者，诚所谓因缘凑合，非有所勉强也。《质难》稿初成，予尝为之稍稍润色。及其砌版，又为校阅一过。祝君因索序，并言：我书之出，不过供治医者商讨研究，初非欲以此变异中医学，亦非欲自成一言，与当世贤豪较其短长也。祝君性豪爽，无城府，予信其为由衷之言，因并书以序之。嗟乎！中医至今日始谋科学化，我不知化成之后，将复何似？祝君之书固以科学说中医者，适于此时印行。虽于中医之变异上不欲居有力之因缘，我知其不可得也。



秦序



中医学说是不是完全不合科学姑且不谈，单就治病时运用经验的技术而言，确实值得宝贵。这种数千年积下来的经验，绝非侥幸偶然的收获，其中必定含着精到不磨的理论。只苦拿不出真凭实据的纪录来供给一般人观摩，未免等于自吹自擂，甚至遭受虚无缥缈的讥诮。所以欲发扬中医，应从经验以寻求其原理，不当单恃经验而自以为满足。换一句说，应该把经验认做研究的出发点，不应该把经验认作终点。作为终点，便是止境；认为出发点，便是进展、便是创造的动机。可是环顾中医界，除了唱高调之外，谁能明此，谁肯下此刻苦功夫？有之，惟吾友祝味菊先生。

味菊先生学识渊雅，神情萧散，与我比邻而居。我时常挈了孙女圆儿去闲谈，互相引逗以为乐，很少涉及医事，真可谓善易者不言易。且努力中医革命四十年，平常很少著述，最近始有《伤寒质难》的刊行。纯粹把经验做中心，研究其所以然之故。再把研究所得，证之于科学，是否相合；更征之于古籍，核其得失。